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В. И. ЛЕНИН
ДЕТ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ЛЕВИЗНЫ»
• В КОММУНИЗМЕ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1949年9月第1版 1964年8月第3版

1971年4月北京第9次印刷

书号 1001·25 每册 0.23元

目 录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3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5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8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 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13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 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20
六	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	27
七	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36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46
九	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57
十	几点结论	69

增补

一	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	83
二	德国的共产党人和独立党人	85
三	意大利屠拉梯之流	87
四	由正确的前提作出的错误结论	89
五		93
	怀恩科普的来信	94
	注释	95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¹

写于1920年4—5月间

1920年6月出版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
根据手稿作过校订

原文是俄文

本书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31卷，这次排印第三版时，
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
一次校订

一

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 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新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极大的区别，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就我国革命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来讲，都具有国际意义。不，是按最狭义来说的，也就是，把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

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极大的错误。可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出，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更常见的，与其说是懂

得了这一点，还不如说是他们由于革命阶级的本能而了解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国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Sozialistische Bücherei, Heft 11; Ignaz Brand^①），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整个思想进程和整个思想范围，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思想糊涂、见识迂腐、手段卑鄙和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并且这一切还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批评，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去作了。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他预见到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到来，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下面就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

“现时”（与1848年相比）“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越来越移到斯拉夫人那里去了。革命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东方。十九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新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移向俄国……俄国从西方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性，也许现在它本身已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

① 《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编者注

的泉源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重新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早已不再是西欧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回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崩溃得更快一些。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牺牲的实在太多了——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了社会革命的幼苗，并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有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冲破反动势力的冰层，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的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十八年前写得多么好啊！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已看到，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全体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能思考、诚实、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末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

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我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制定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

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废话，变成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验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而这个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四十——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所产生的布尔什维

主义,经历了十五年(1903—1917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在这十五年内,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在革命经验方面,或在革命运动各种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也就是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革命运动形式变更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这样多的经历,即使接近于这样多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如此丰富地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的各种斗争形式、斗争特色和斗争方法,并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且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当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 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处处都感到伟大的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在酝酿着和准备着。国外的侨民报刊,在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三个主要政派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在纲领观

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更确切一点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形成着各种真正阶级的政治思想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所必需的政治思想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罢工斗争的广泛性和尖锐性在世界上都是见所未见的。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在自发的斗争发展中，诞生了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当时关于苏维埃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的策略和参加议会的策略的更替，合法斗争形式和非法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互相配合、互相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这个时期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每个月所受的政治科学基础的训练，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政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俄国资产阶级大步向前迅速发展。非阶级的、超阶

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烟消云散了。阶级斗争采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存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连纳事件发生以后，便稍微快了一些。在1905年以后，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莫大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必须利用的“合法机会”配合起来，那末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在最反动的杜马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所有工人选民团中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7年）。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

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侨民的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轻蔑地、高傲地耸起鼻子，嘲笑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繁多，斗争剧烈，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机会”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在其他几个国家里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讨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派以及“考茨基派”，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末起，就已无情地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²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³首领、费边社分子⁴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恬不知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极端老朽和腐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反对自己的莫大的破坏力量。在几天之内，俄国就一变而为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自由（在战争环境里）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党和革命政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而且从前议会（虽然是反动透顶的议会）的反对党领袖的称号，使这种领袖容易在革命中继续起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出色地掌握了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一切方法和手腕、论据和诡辩。我们现在读到一切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社分子及独立工党领袖等等的文字，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

们早已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真是历史开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现在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估计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主要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⁵、法国龙格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和表现了糊涂观念，所有这些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不善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象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不善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在各处都破产了。经验证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反对议会制的（实际上是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而所作的准备也绝不象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上述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要推翻政府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些，而“工农”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则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议会制的共和国更好。没有这种谨慎的、周详的、仔细的、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

在1917年10月取得胜利，也不能保持住这个胜利。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 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 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在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讲到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情形就不同了。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关于这一点，国外知道得还很不够。这种革命性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